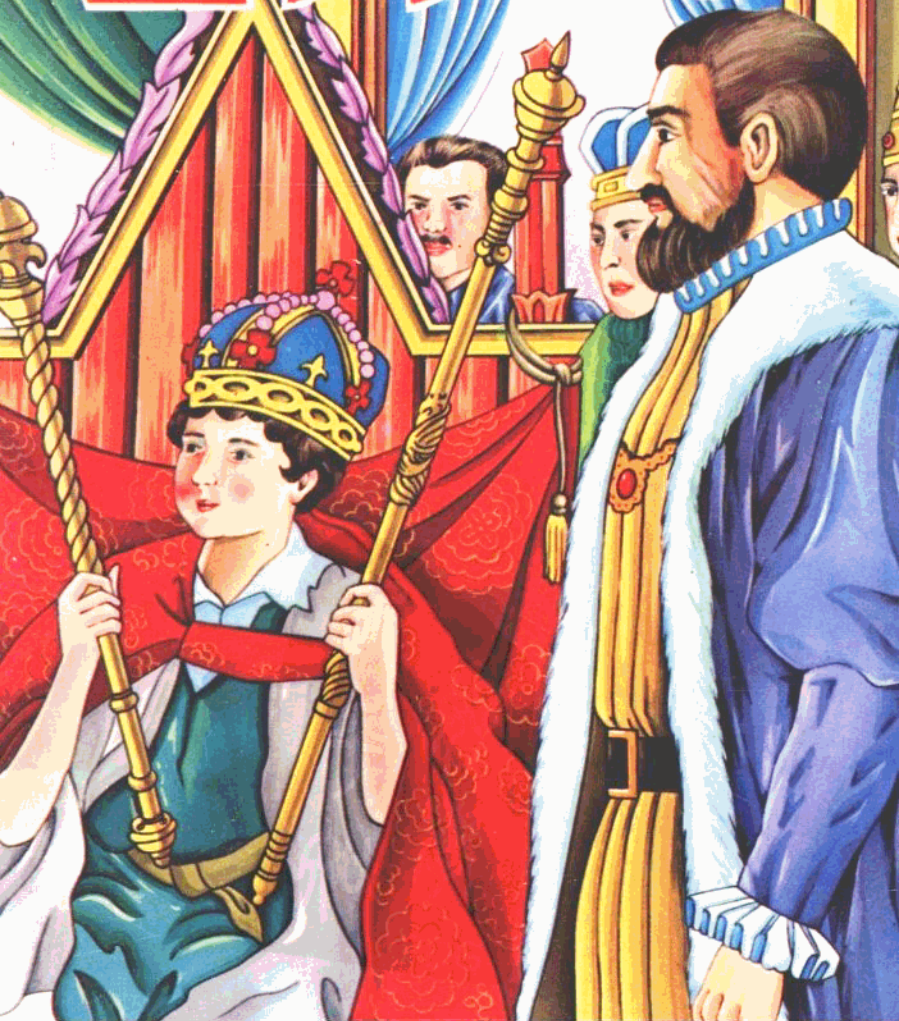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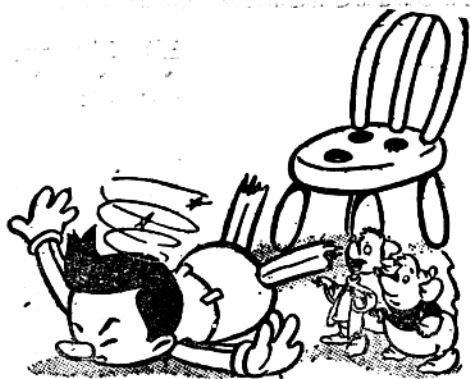


# 少年國王



迎的讀物。



少年叢書  
國語注音

木偶奇遇記

柯樂迪原著  
天明改寫

大眾書局印行

「木偶奇遇記」是講述一個木偶，整天貪玩，不讀書，還交了些壞朋友，也經歷了許多驚險的事情，屢次遭遇不幸，後來終於覺悟了，決心改過，奮鬥上進，變成一個有良心、有生命的好孩子。

本書充滿教育意味，勸人向善，做一個品德完美的好孩子，其內容曲折情節動人，是一部感人的讀物。希望小朋友們讀完這個故事，能以木偶畢那曹作榜樣，做一個誠實和勤勉的好孩子。

本書作者柯樂迪，是全世界有名的童話家。本書於一八八〇年間世後，行銷全世界，為最受各國兒童最歡

少年國王

目次

一、少年國王

二、西班牙公主的生日

三、漁人和他的靈魂

四四

二二

一一

## 一、少年國王

這是盛大加冕典禮的前夜，少年王子獨自坐在他漂亮的大廳裏。宮中的大臣們已按照當時的規矩行禮告退下去，再回到宮內大殿中，讓那位禮儀官教所有大臣們多學點宮庭禮節，因為大臣中還有幾位不熟習朝禮，一個朝臣不熟習朝禮，不用說，這是一件很重的罪。

這個王子他還只是一個孩子，今年才十六歲，在他的臣子們全告退後覺得輕鬆了。他暢快地吐出一口長氣，把身子往後一仰，靠在他那繡花長椅的軟墊上，繁重的皇室禮儀實在太使人疲倦。他躺在那兒，圓睜着眼睛張着嘴，真像從前森林中的牧神，也有點像一隻剛被獵人捉住的小獸。真的小王子是獵人把他找着的，而且獵人們差不多也是偶然地遇到他的；那時候小王子光着腳，手裏拿着笛子，正跟在那個把他養大的窮牧羊人的羊羣後面走着。那時候小王子始終認爲自己是那牧羊人的兒子。其實他的母親却正是老王的獨養女兒；公主偷偷地和一個平民沒有地位的男子結了婚生下他來。有人說那男子是一個意大利人，他會一種了不起的吹笛的魔術，使得年青的公主愛上了他；又有人說，他是從里米尼港來的藝術家，公主很看重他，也許太看重他了，所以公主和他私下結婚了。後來他突然離開了這地方，不

知道是什麼理由，他是悄悄地走了，沒有向任何人道別，甚至也沒有向公主道別。他走的時候，連大禮拜堂的壁畫也沒有畫完成。不久之後公主生了一個男孩，孩子出世只有一個星期，晚上他母親——公主——睡着的時候，這個可愛的男嬰兒就被她身邊偷走了，交給一對貧窮的牧人夫妻去養育。牧人夫婦自己沒有孩子，住在遠僻的樹林裏，離皇城有一天多的路程。生他的那位臉色蒼白的母親，睡醒不到一個鐘頭也就死了。公主究竟是因孩子不見了，悲哀太多而死的呢，還是像御醫所宣布的是染了時疫死去；或者是照有一些人隱隱約約所說的，喝了放在香料酒內的急性毒藥被毒死呢？這就沒有人真正知道了；反正公主失去孩子的第二天死了。一個忠心的公差騎着馬把孩子搭在馬鞍頭上帶着走，當他從他疲倦馬上彎下身子去叩那牧人的茅屋門的這個時候，公主的屍體正在被人放進一個開着的墓穴，這墓穴是在城外最荒野的墳地裏面，而且那穴裏還有一個屍體，是個非常漂亮的意大利男子，他雙手被繩子反縛在背後，胸膛上滿是帶血的傷痕，現在和公主埋在一起。

這是人們偷偷地互相傳述的故事的內容，因為老王不准許人們談論公主私嫁平民的醜事的。不過有一件事倒是確實的：在最近老王臨死的時候，一方面向上帝懺悔他自己的大罪過，一方面爲了不讓他的國土從他的親血族手中落到別人的手裏，所以他差人去把這孩子從牧

人處找了回來，並且當着所有內閣大臣們的面，承認這孩子是他王位的繼承人。

孩子被指定作承繼人以後，他立刻表現出一種奇特愛美的熱情來，這是和藝術家衷誠追求美一樣的熱情，這熱情使王子的日後生活和事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那些陪伴王子到爲王子預備的房間裏去的人常常講起，王子在看見留給他穿戴的華美衣服和貴重珠寶時，發出多麼快樂的呼聲，並且他是多麼高興地脫下身上原來穿的粗皮衣和粗羊皮外套，換上新衣飾。有時候王子也的確念着從前那種優遊自在的山林生活，繁重的宮庭禮節，每天佔去他太多的時間，這常常使他感到厭煩。可是這座富麗堂皇的宮殿，人們稱它做「歡樂宮」的宮殿，現在是他的了，這彷彿是一個爲了滿足王子的快樂而造出來的新世界；只要能夠從會議席上或接見室裏離開走出來，王子就會立刻跑到那道裝飾着鍍金的銅獅和光亮大理石級的大樓梯，從這間屋子走到另一間屋子，從這條走廊走到另一條走廊，去細細欣賞那些屋子和走廊所陳列的美的東西，好像自己一個人要從美裏面找出一付止痛的藥，一種治病的丹方。

王子稱這爲探險旅行，對於他這真是和漫遊奇境一樣，有時候有幾個披着斗篷飄垂着緞帶、美麗金髮的內侍伴着他；不過大多多的時候，他總是一個人，用一種差不多等於「先知」的敏捷頭腦，去體會美的物品，雖然沒有人教訓，他的本能的藝術的祕密最好在暗中求

得。美和智慧一樣，那必須從冷靜和孤寂中才能體驗到它。

在這個時期中民間流傳着不少關於王子的古怪故事。一位神氣十足的保民官代表全城市民在皇室發表一篇皇上的演說的那天，曾經看見王子非常恭敬地跪在一幅剛從威尼斯送來的畫前，畫是一幅神像，那幅巨畫好像是要使人另外崇拜新神的意思，但王子只是崇拜這畫中所表現的美。又有一次他失蹤幾個鐘頭，急得大臣們到處找尋，後來纔在宮內北部高塔中一個小房間裏找着了，王子正出神地望着在一塊雕刻着愛多尼思像的希臘寶石。又傳說，有人看見王子用他的暖熱的嘴唇去吻一座古大理石雕像的前額，那座石像是人們修造石橋時在河床中挖出來的，像上還刻着海得利安王的俾斯亞奴隸的名字。又有一次，王子花了整夜的時間去觀察月光照在一座恩地眠的銀像上是怎樣的景象，因為恩地眠正是月神最鍾愛的少年。

凡是稀有的和值錢的東西對於王子的確都有很大的魔力，在加冕之前，爲了滿足他要得到更多寶貝的熱望，宮廷早已派了許多商人出去，有的去向北海的漁民購買琥珀，有的到埃及去找尋只有在金字塔中才找得到的神奇綠玉，傳說那種綠玉有着魔術的能力，有的去波斯收集絲氈和着色的陶器，還有的人更到印度去買輕紗和染色象牙、月長石和翡翠手鐲、檀香、藍色琉璃器具和細毛披肩。

可是最費王子心思的却是加冕時他要穿的袍子——一件用金線織的袍子，一頂嵌滿紅寶石的王冠和一根垂着珍珠串的王杖。今晚王子在大臣全都離去後，靠在繡花軟墊長椅上望着壁爐中燃燒着的火光心裏正想這個問題，這三件衣飾都是由當時最出名的藝術家設計的，圖樣在好幾個月前就呈給王子看，他就下命令要工匠們不分晝夜地趕工，照着圖樣做出來，並且派人到世界各處去尋求那些珠寶，就是找遍全世界也不在乎。

現在王子想像中看見他自己穿着這件華貴的王袍戴着王冠，握着王杖站在大禮拜堂中高高的祭壇上。一個嬉玩地笑容掛在少年的唇邊，那對像森林樣深黑的眼睛也燦爛地發光了。

過了一會他站起來，身子靠着壁爐的雕花庇椽，把這間燈光陰暗的屋子四周望了一下。牆壁上懸着一幅表現「美的勝利」的華貴壁畫，一個嵌鑲着瑪瑙和琉璃的大櫥放在房中一角，對着窗戶立着一個非常精巧的櫃子，這個漆着金粉和鑲金的櫃子上面放着幾個精緻的威尼斯玻璃酒杯和一個黑紋瑪瑙的大杯子。床上綢床單繡着淡白色的罌粟花，它們像是從睡眠者倦手裏落下來似的，柔軟地倦舒在床上。刻着直槽的長象牙管撐起天鵝絨的華蓋，大簇的鸵鳥毛像白泡沫一樣從這裏伸向天花板上淺白色銀的浮雕邊。房中一個青銅美少年的銅像帶着笑容，兩手伸出頭上，高高地捧着一面光亮的鏡子。緊靠着桌上放了一個紫水晶盆。



窗外，現出禮拜堂的大圓頂，像一個虛幻的東西，隱約地高聳出一片陰暗的房頂上面，疲乏的哨兵在夜霧籠罩的河畔台地上踱來踱去。遠處果樹園裏一隻夜鶯在唱着歌。一股微風把素馨花的淡淡香氣從開着的窗送進來。王子把他的棕色鬚髮從前額向後抹回去，然後拿起一隻琵琶，信手輕彈着。現在他的眼皮沉重的往下垂，他感到十分困倦。他也從沒有像這樣強烈地；像這麼快樂地感到美的東西的魔力與神祕，他內心充滿喜悅。

鐘樓敲響午夜鐘，他打一下鈴，內侍們進來依照繁重的禮節，給他脫去衣服，又在他手上洒了玫瑰香水，又在他枕頭上撒了些鮮花。隨後內侍們退出這屋子，王子睡去了。

王子睡去了，夢神來到他床邊，賜夢給他，他的夢是這樣的：

王子他好像自己站在一間長而低的閣樓中，周圍是許多織布機的旋轉聲和拍擊聲。陽光從格子窗外射進微弱的光綫，照在俯在織架上面的織工們的憔悴的身姿。一些帶病容的蒼白的小孩蹲在大的橫樑上。當梭子急急穿過經線的時候，他們便把那重的狹板拿起，梭子一停下來，他們又放下狹板，把線壓在一起。小孩們的臉色面黃肌瘦，這是饑餓的結果，他們的手不住地在震搖顫抖。另一邊，幾個瘦弱的婦人坐在一張桌子前縫紉。這地方充滿了一種最惡的臭味。空氣不乾淨又悶人，牆壁潮濕，隱隱還在滴水。

王子走到一個織工面前，站住在他身邊，望着他工作。

那個織工帶怒地看他，說道：「你是誰？你爲什麼守着我？是不是主人派你來監督我們？」

「你們的主人是誰？」少年王子問道。

「我們的主人！」那織工悲痛地叫道。「當然跟我一樣是個人。的確他跟我中間只有一點小小的區別——他穿好衣服，我總是穿破衣裳。我餓壞了身體，他却飽得不舒服。這就是我們的區別。」

「這裏是個自由的國家」少年王子說，「你不是任何人的奴隸。」

「打仗的時候，強者逼着弱者做奴隸，」織工答道，「和平的時候有錢人逼着窮人做奴隸。我們必須做工來养活自己，可是富人只給我們那樣少的工錢，我們快要餓死。我們整天爲他們做苦工，使他們箱子裏金子裝滿了。而我們的兒女還沒有成年全都病死，我們所愛的人面容也變得兇惡難看起來了。我們的腳踏出了葡萄汁做成酒後，却只能讓別人來喝葡萄酒。我們種了穀子，我們的飯桌却是空空的。我們身上帶着鐵鏈子，這鏈子肉眼看不見它們；不管人們說我們怎樣自由，但是實際上我們是和奴隸一樣。」

「所有的人都是這樣的嗎？」王子問道。

「所有的人都是這樣，」織工怨憤答道，「不論是年青人或老年人，不論是女或是男，不論是小孩或是老年人都是一樣。商人剝削我們，我們只好聽他們的話。教士從我們旁邊走過，也只是數着他的念珠，沒有關心我們。貧窮張着一雙饑餓的火眼停在我們見不到亮光的小巷，它後面緊緊跟着那酒糟面孔的罪惡。每天早晨來喚醒我們的是慘苦，晚上跟我們在一塊兒的是恥辱。這些痛苦的事我們這兒太多了，不過這些事跟你有什麼相干？你並不是我們一夥的人。你穿得太好，你的面孔也太快樂了。」織工說完不高興地掉開頭，把梭子投過織機，繼續工作，少年王子看見梭子上面繫着一根金線。

他大吃一驚，便問織工道：「你織的是什麼袍子？」

「這是小王加冕時穿的袍子，」織工答道；「這跟你又有什麼相干？」

少年王子大叫一聲，便醒過來了，揉揉眼，他乃是在自己的床上，透過窗戶銀光灑滿在床上，銀白色的大月亮掛在朦朧的天空，夢境使王子內心不安，也更感到疲倦。

王子又睡着了，夢神再回到床邊賜夢給他，夢是這樣的：

他好像自己是在一隻大船的甲板上，一百個奴隸正在給這隻船划槳。船長就坐在他身邊

一幅毯子上。這個人黑得像烏木，包着一張紅綢頭巾。厚厚的耳朵肉上垂着一對大的銀耳墜，他手裏拿着一副天秤。

那些奴隸們身上除了一塊腰布外，全身再沒有穿別的，並且全部奴隸都是用鐵鍊將他們彼此鎖在一起。炎熱的太陽直射到他們漸漸瘦弱的身上，一些黑人在走道上跑來跑去拿皮鞭亂打他們，要奴隸們盡力划，他們伸出乾瘦的手膀扳動沉重的槳。海水從槳上濺起來。

最後他們到了一個小小的海灣，開始測量水深。停泊在這兒，岸上吹來一陣微風，給甲板和大三角帆罩上一層細細的紅沙。三個阿刺伯人騎着野驢跑近，把長槍對船投擲過來。船長拿起一隻硬弓，一箭射在一個阿刺伯人的咽喉上。那個人重甸甸地跌進岸邊激浪中去，他兩個同伴騎着驢跑開了。一個蒙着面紗的女人騎着一匹駱駝，慢慢地跟在後面，她不時回過頭來望着屍首跌下的岸邊，但是她只能看見白白的浪花。

他們剛剛拋了錨，收了帆以後，黑人們馬上走進底艙去拿出一架長的繩梯來，梯上縛了鉛，增加梯身的重量。船長將繩梯伸進海裏把梯頭拴在船椽兩根鐵柱上面。隨後黑人們抓住一個年紀最青的奴隸，敲開他的腳鐐手銬，在他鼻孔和耳孔裏塗滿蠟，還在他腰間縛上一塊大石頭。他疲乏地爬下繩梯，潛到海水裏面去了。他沉下去的時候，水面上浮起幾個氣泡來。

。奴隸中有幾個人，好奇地望着海面。船頭坐着一個驅逐鯊魚的人，單調地擊着鼓。

過了一會，年青的奴隸升到水面上來了，他喘着氣左手抓緊梯子，右手拿着一顆珍珠。黑人從他手裏搶過珍珠來，再把他丟進海裏去。船上其他的奴隸們俯在槳上睡熟了。

隨後又升出水面來好幾次，每次年青的奴隸起來時，他都帶着一顆美麗的珍珠。船長把珍珠的稱過重後，全放入一隻綠皮小袋裏面。

看了這些之後，少年王子想說話，可是他的舌頭好像和上腭黏在一起，他的嘴唇也不肯動了。祇聽見黑人們不停地談話，他們爲了一串晶亮的珠子爭吵起來。天空兩隻海鳥繞着船飛來飛去。

潛水人最後一次浮上水面來，這次他帶來的珠子，比那個以出產有名珍珠的奧馬茲島所有的珍珠還要漂亮，因爲它圓得像一輪滿，並且比晨星還要白。可是年青奴隸的臉也白得出奇，他一倒在甲板上，耳朵和鼻孔立刻冒出血來。跟着他只略略顫抖了一下，便不動了。黑人們聳了聳肩膀，便把他的屍首丟到海裏去。

船長笑了，他伸出手來拿起那顆最漂亮的珍珠，看了看它，就把它按到他前額上，俯下頭行一個禮。讚賞着：「這顆珍珠才可以用來裝飾小王子的王杖，他說着便吩咐黑人們起錨

開航了。

少年王子看到這些時，他大叫一聲，便醒過來了。透過窗戶，黎明的長指頭正在摘取垂滅的星星，天空顯得更黑暗了。

朦朧中他又睡着了，又做夢了。

這次夢是這樣的：

他覺得正走過一個陰暗的樹林，樹上懸垂着奇異的菓子和美麗有毒的花。毒蛇向他嘶嘶地叫着，彩色鸚鵡帶着尖叫聲飛過樹叢。大龜在溫熱的泥濘中昏睡。猴子和孔雀充滿林中。

他繼續向前走着，走出樹林，他看見一大羣人在一條乾了的河床上做工。人們像螞蟻似地聚在岩石的四周。他們在地上挖了些深坑自己到坑裏去，有的人拿着大斧爬上岩石；有的人在沙裏掏摸，他們連根拔起仙人掌，又隨意踐踏着紅花。他們——你叫我，我喊你地，忙來忙去，並沒有一個偷懶的人。

死神和貪慾精躲在一個石洞的陰處守着這些工作的人們，死神說：「我累了；把他們中的三分之一分給我，讓我走吧。」

可是貪慾精搖頭不肯。她祇答道：「他們是我的用人，必須爲我努力工作。」

死神問她說：「你手裏是什麼東西？」

「我有三粒穀子，」貪慾精回答：「這跟你有什麼相干？」

「給我一粒，」死神說，「我用它來種在我的園子裏；只要一粒，我就會走開的。」

「我什麼也不給你，」貪慾精說，她把她的手藏在她的衣服褶縫裏面。

死神笑了，他要發威了，拿出一個杯子，把牠浸在水池裏，於是從杯中出來了瘧疾。瘧疾侵入人羣中，三分之一的人倒下來死了，魂魄到了死神身邊。她後面起了一陣冷霧，無數的水蛇在她旁邊跑竄。

貪慾精看見自己的用人死了三分之一，便捶胸大哭。她捶着她那瘦瘠的胸膛，哭得很傷心。「你殺死了我三分之一的用人，」她哭道，「你快走吧。韃靼人山中有着戰爭，雙方國王都在喚你去。阿富汗人殺了黑牛，正要開出去參戰。他們用各自的矛和盾，並且穿戴了鐵盔激烈的血戰。我這山谷跟你有什麼相干，你爲什麼要留在這兒不走呢？你快去吧，到需要你的地方去吧！不要再來這兒了。」

「不，」死神答道，「你不給我一粒穀子，我就不走。」

想是貪慾精捏緊了手，牙齒也閉得緊緊的。「我什麼也不會給你，」她喃喃地說。

死神笑了，他在地上檢起一塊黑石，擲進樹林中去，從野松林叢中走出來黃熱病，它穿着一件火焰的袍子。它走過人羣中，隨意觸着人們，凡是被它觸到的人都倒下死了。它的腳踏過草上，草也枯了。

貪慾精顫抖起來，把灰抹到頭上。「你太殘忍了，」她說：「你太殘忍了。在印度的大城內正發生飢荒，撒馬耳罕的蓄水池已經乾了。在埃及的大城內正發生飢荒，蝗蟲已經從沙漠飛來了。尼羅河水也沒有漲上岸來，使僧侶們埋怨着愛西斯蕃殖女神和阿西里斯主神。你到那些需要你的人那兒去吧，不要弄我的用人。」

「不，」死神答道，「你不給我一粒穀子，我就不走。」

「我什麼也不會給你，」貪慾精說。

死神又笑了，他舉起手在指縫間吹着哨子，一個婦人在空中飛來。她額上寫着「瘟疫」二字，一羣瘦老鷹在她周圍盤旋。她的翅膀罩住了整個山谷，山谷裏所有的用人全死了。

貪慾精哭叫着穿過樹林逃走了，死神跳上他的紅馬騎着走了，他的馬跑得比風還快。從谷底爛泥中爬出來龍和有鱗的怪物，一羣餓狼在沙上跑着，仰着鼻孔大聲吸氣。

少年王子哭了，他說：「這些人是誰呢？他們在找尋什麼東西？」



「他們找尋嵌在一個國王王冠上面的紅寶石，」站在他身後的一個人答道。

少年王子吃了一驚，他轉過身子，看見了一個朝聖者打扮的人，手裏捧着一面銀鏡。

王子臉色發白，又問：「是哪一個國王？」

朝聖者答道：「看這面鏡子吧，從鏡子中就會看見他。」

王子向鏡子一看，鏡裏是他自己的臉孔，他大叫一聲，便清醒了。自己躺在床上，明亮的陽光透過窗子照進屋子裏來，窗外花園和別苑的樹上，羣鳥正在唱歌。

……今天是加冕大典的日子……

御前大臣和文武官員進來向王子行禮，內侍們爲他捧上金線的王袍，又把王冠和王杖放在他面前。

少年國王看着這些東西，它們很美麗。那是比他以前見過的任何東西都更美麗。可是他記起了昨夜自己的夢，他便對他的大臣們宣佈說：「把這些東西拿開，我不要穿它們。」

朝臣們吃了一驚，有的人笑了，他們以爲他是在開玩笑。

可是他又莊嚴地對他們說：「把這些東西拿開，把它們藏起來，我不要再看見。雖然這是我加冕的日子，我也不穿戴它們。因爲這件袍子是在憂愁的織機上用痛苦的瘦手織成的。」